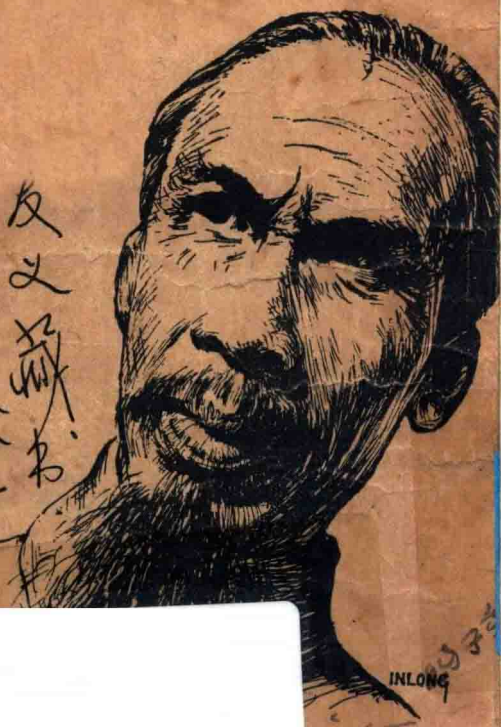


[1949. 6 民國版]

TRAN DAN TIEN 著

張 念 式 譯

胡志明傳



反文藏書

八八二

INLONG

希望市國能保存好這本書，
速去失！

方友文
2015-02-04

胡志明傳

TRAN DAN TIEN 著

張念式譯

八月出版社印行

胡志明傳

TRAN DAN TIEN 著 (胡志明傳)
張念式譯



一九四九年六月初版

八月出版社印行

上海武昌路四七六號十九室

嘉華印刷有限公司承印

香港德輔道西三〇八號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總經售處：香港文化供應社
香港大道中三十七號三樓

H0001—3000



很多外國的和越南的（例如筆者）新聞記者和傳記家都想爲這個新生的越南民主共和國的主席寫一本傳記，但直到現在，他們都沒有成功。他們失敗的原因是很簡單的：胡志明主席不喜歡講他自己的事情。

我第一次見到胡主席是在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這是一個富有歷史性的日子，在這一天，站在一羣熱烈歡呼的羣衆的面前，站在一百多萬越南民衆的面前，他莊嚴地宣讀越南的獨立宣言。

第二天，我寫信給胡主席，請求他給我一個約會。就在當天的晚上，我很榮幸地收到他親筆寫給我的覆信。信是這樣寫的：

『請於明天早上七時半來。』

你的胡（簽字）』

覆信的迅速，信的內容簡單和約會時間定在清晨，使我大爲驚疑。

九月四日的早晨，我於七時二十五分到達主席的官邸。剛剛七時三十分，一位青年人來到會客室裡并有禮貌地對我說：『主席在他的辦公室裡等候你。』

胡主席的辦公室是一間很大的房間，一面開着幾隻大的窗子。辦公室裏面放着主席的辦公桌，一張牀，一間靠着牆壁的小圖書室，兩張祕書用的小桌子。在壁爐上面，放着孫逸仙博士的像，像的旁邊放着一瓶花。這就是辦公室裏所有的東西，沒有畫，也沒有其他的裝飾品。

胡主席時常都穿着一套卡嘰制服，這種服裝現在已經是國際化的了。他穿着的黑色布鞋是北部的農民手製的。

他有着銀灰色的頭髮，闊而高的額，銳利的但又是老的眼睛，端正的鼻，一半爲鬚髮掩蔽着的口，和相當長的鬍子。他的臉部是瘦長的，而臉色的灰黑，使人們想起叢林中風霜的折磨和游擊戰爭的艱辛。在初次見到他的時候，我們覺得他好像是一位老鄉村教師。

我進入辦公室裏，恭謹地向他敬禮。我們的主席起身跟我握手，請我坐在他的辦公桌的前面，他自己也坐下來。他先問候我的雙親的平安，然後對我說：

「我的兄弟，我能够替你做什麼事呢？」

我很直截向他叙述我的目的。

他很注意地聽我的叙述。當我一講完之後，他微笑地回答我：

「傳記。這是一個好主意。但目前還有其他更緊要的事情。很多同胞在飢餓中，他們需要找到東西來養活自己。經過八十年的奴隸統治之後，我們的國家尚在風雨飄搖之中，我們要把它重建起來。我

們去做最迫切的工作吧！至於我的傳記……，我們將來才談它吧！」

我碰了壁了。但我自己並不認為動搖了。

不久，我又擬定另外一個計劃：

直接的方法，即是說，直接從胡主席本人裏獲得資料，是已經失敗了。經一番深思熟慮之後，我覺這些方法是不能不失敗的。一個像我們的主席那樣的人，他怎樣能夠有時間來對我敘述他的生平呢？因此，我怪責自己愚蠢，在事前竟沒有想到這一點。

現在，剩下來的只有間接的方法，即是說，詢問那些在某一個時期直接地或間接地認識胡主席的人物，不論他們是外國人或越南人，以獲得傳記的資料。這種方法是最困難的和需時最長的，但也是最有成功的把握的。最後結果證明我這個想法是對的。我就是用這個方法，經過兩年的工作後，終於得到足夠的材料來寫這本傳記了。

我應該承認在這本傳記裏是仍然缺少若干環節的。在胡主席的奮鬥生活裏，這些環節是不是最重要的呢？我不能够，同時我相信沒有人能够答覆這個問題，除了胡主席自己之外。

在報導我的研究的結果之前，先知道一位外國的著名人物對於胡主席的意見，或者是需要的。

談及胡主席，黃強將軍（註）曾經這樣寫：

「胡志明先生，越南政府的主席。胡志明是一個假名。大多數的革命家都有他們的假姓名。他的真姓名是阮愛國。」

「這位老戰士誕生於一八八七年。他現年六十歲……雖然在國外經過一個長時期的居留，但是他依然保持着一位十足的越南人的相貌：短髮長鬚。這是一位謹嚴的鬥士。他的服裝是很簡單的，常年穿着一套卡嘜的中山裝，一雙布鞋，戴着一頂「殖民地帽」。他百分之百地像位越南鄉村的紳士。」

「他的性情極為溫和、可親。或者，這是要作為領袖的人們所不可缺少的特性吧！」

「他青年時代便成為鰥夫，以後未再娶妻。因此，他沒有兒女。」

「在我們政府北伐之前，他是鮑羅庭的秘書和翻譯員。他在廣州住過很多年。他精通中、英、

法、俄四國語文。當他講演的時候，口若懸河，又不需要譯稿。」

「一九四六年三月廿二日，中國第一方面軍設宴招待黎格勒將軍（General Ledercro）。在宴會

時，胡主席用法語講演。英、法、美的軍事代表深爲他的口才所感動。

「他講得一口很好的廣州話和國語。這是一位真正的精通數國語言的人物和天才的講演家。」

「他曾經將孫逸仙博士的「三民主義」翻譯成越南文。」

「他曾留學俄國。」

「在香港，在越南和在我們中國，他都坐過牢。」

「有時，爲了生活，他做過賣火柴的小販。大多數的革命領袖是由物質條件和他們的生活條件養成的，而這些條件又往往相類似。胡先生便是其中之一個。因此，他能够犧牲全部的力量去爲越南的

解放而鬥爭。

「去年八月間，他以動人的手腕取得了越南的政權。但他過着和一位越南公民沒有分別的物質生活，他絕對不尋求個人的享受。除了替國家工作之外，他完全沒有什麼慾望。」

「有一位朋友會問他：「你在什麼時候才想結婚呢？越南的革命是勝利了，你是政府的首長。現在是不是適宜於結婚的時候呢？」

「胡主席微笑，但他不回答這個詢問。」

「那位朋友要求一個答覆，胡主席於是對他說：「等到我們的國家得到獨立的時候，我就結

婚。」

「在來往各地的時候，他慣常地乘坐一輛小汽車，裏面擠擁着他、他的秘書和他的侍衛，好像擠擁在沙甸魚罐子裏面一樣。」

「一九四六年五月卅一日，他去法國出席一個會議。在上飛機的時候，除了一根手杖，一身衣服和一雙鞋子之外，他沒有別的行裝。巴黎的報紙把這件事情露佈出來，於是成爲沙龍裏談話的題材。」

「有人詢問他：『在你的地下活動的時期中，你曾經入獄若干次，和在什麼地方？』」

「他回答說：『我不能夠對你說。我曾經入過很多次獄，確切次數我現在已經不記得了。』」

「實際上，他曾經坐過中國的、法國的和英國的監獄，他已嘗試過歐洲的和亞洲的監獄制度了。」

「我曾經說過他是一位天才的演說家。在他的講演裏，當他接觸到動人之處時，他的聲調和他的熱淚緊抓着聽衆的心弦，使得他們流淚。因此，他能够呼風喚雨，創造新的場面。今天，他是越南的唯一的領袖。越南人民，特別是農民和工人，都很愛戴他。」

「目前，在殖民地的著名的領袖裏，人們可以提出印度的甘地，印尼的蘇加諾和越南的胡志明。他們雖然各有不同，但他們却組成真正的三位一體。」

（註）黃強將軍曾在法國留學并在越南居留多年。他曾任抗日於上海的著名的中國十九路軍的參謀長。在日本投降之後，黃強將軍偕同中國第一方面軍進入越北受降。

三

出生證是不存在於我們的國度裏的。每一個家族都有一本族譜，以登記每一個族人的誕生。我的合作者陳先生，終於找到了胡主席家族的族譜。

胡主席誕生於申卯年，相當於一八九二年。現在是丁亥年——一九四七年。他現年五十五歲。他的父親是一個文人，但他的家庭是一個農民的家庭。

在這個時期，法國剛征服越南。對於新主人的仇恨，生長在所有的越南人民的心坎中。老的「馬基」戰士常常談及潘定鳳(Phan Dinh Phung)和黃和參(Hoang Hoa Tham)這兩位領導抗法游擊戰爭的領袖。

潘定鳳是一位知名的學者和高級的官吏，他是第一個起來反抗法帝侵略者的愛國志士。他組織起中部的知識份子和農民，領導他們從事反抗征服者的艱苦鬥爭，經過了許多個年頭。

他雖然是死了，但他的姓名已成爲愛國主義的象徵。

黃和參是北部的一個農民。在很多個年頭裏，他領導一羣游擊戰士英勇地去戰鬥。一九一二年，他在疏忽間被法國人暗殺了。

在二十世紀的開端，爲了建築Bigo河河口的公路，法國人實行徵工，從十八歲到五十歲的農民都受到徵召。他們需無報酬地服役一個月。由於法國監工的殘暴，水土的惡劣和糧食的缺乏，很多的工人都死掉了，而生還的全是病人。這更加深了仇恨。

殖民地經濟的侵入，擾亂了本地的經濟。越南的小資產階級宣告破產。

爲了鞏固他們的基礎未固的勢力，法國人竭力扶助垂死的封建勢力和那些叛徒。賄賂公行。人民陷入貧困的深淵裏。

苛捐什稅，無了期的勞役，強迫飲用法國人專利的酒精，獎勵吸食鴉片，鹽稅……這一切把越南變爲一個十足的地獄。

在同一的時期，改良運動已在中國發展，最初有梁啟超，其後有孫逸仙博士。

同時，日俄戰爭結束，日本獲得了勝利。這一勝利加強了越南人的希望。

潘祖庭(Phan Chu Trinh)開辦學校，秘密傳授愛國主義并批評法國當局。他因此被判死罪，但巴黎的人權保障協會拯救了他。

潘佩珠(Phan Boi Chau)流亡到日本，其後又到中國。在國外，他向越南人民呼籲革命。他的詩受越南人民的祕密傳誦，青年的胡志明即是其中的一個。

一九〇七年，中部各省的農民首先起來反抗。他們赤手空拳，沒有武器。他們只要求減稅。爲表

示團結起見，他們都把髻剪掉了。

法國人的答覆是大規模的白色恐怖。他們殺掉了一千多個首領和嫌疑犯。所有的監獄都漲滿了人。一切藏有中國的報紙或什誌的人，被查出之後，都受到嚴厲的懲罰。除了「奎士林」(Quisling 第二次世界大戰時之挪威，引導德軍侵入挪威——譯註)們之外，幾乎所有的知識份子都被捕入獄。最著名的和最受人民尊敬的學者，竟被斬首示衆。

法國人把這場大規模的白色恐怖稱爲「斷髮的公民的案件」，因爲農民們用「公民」這個名詞來互相稱呼。

青年的胡志明就在這樣的國內的和國際的環境下生活着。他當時只有十五歲。

由於一種敏感的、或可以說是福音的本性，青年的胡志明見到同胞受苦難而覺得痛苦。在這個時期，他已經孕育了驅逐法國人和拯救同胞的念頭。

十七或十八歲的時候，胡已開始參加地下運動，担任通訊員的工作。

他很欽佩潘祖庭、潘佩珠和黃和參，但並不贊同他們中的那一個。這因爲：

潘祖庭只要求法國人實行某種改良，胡則認爲這是錯誤的，這無異於羊向老虎乞憐。

潘佩珠希望請求日本人的援助來驅逐法國人。這是很危險的，這無異於請狼來驅逐老虎。

黃和參則比較現實一點，他直接對法國人鬥爭。但根據人們的傳說，他的貴族氣味很濃厚。

胡氏的先見明斷，決定了他的前途。

潘佩珠和潘祖庭都是胡氏的父執。潘佩珠想帶胡氏及一批青年到日本去，但胡氏不願意去。

他想做什麼呢？

西貢的一位老學者寫給我下面的紀述：

『當我還是沙士勞羅巴學校 (Ecole Chasseloup Laubat) 的學生的時候，胡氏剛從越南中部來到西貢。我們在一位朋友的家裏遇見了。由於彼此的年歲相同，我們立即便成為很好的同伴。我帶他去跳舞和法國咖啡店門前的電燈，電影院和噴泉。這些東西，他以前是未見過的。』

『有一天，我請他吃冰淇淋，他覺得很驚奇。他第一次嘗到冰淇淋的味道。』

『出了酒店之後，他突然問我：「黎，你告訴我，你喜歡我們的國家嗎？」』

『我感到有些驚訝，我答覆他說：「當然喜歡它。」』

『——你能够保守一個祕密嗎？』

『——我答應你。』

『——我想去，我就快去觀光法國和別的國家。視察他們怎樣做之後，我將回來幫助我們的同胞。但是如果單獨一個人去，實在有些冒險，例如，或者病倒了，……你願意跟我去嗎？』

『——但是，我的老友，我們從那裏取得旅費呢？』

「他露着雙臂對我說：『錢就在這裏！我們可以工作，我們靠任何工作來生活和旅行。這樣，你跟我去嗎？』」

「被他的熱情和興奮所鼓舞，我肯定地答應了他。」

「但是在慎重地考慮過這場冒險之後，我沒有足夠的勇氣來實踐我的諾言

「幾天之後，我不再見到我的同伴了。我猜想他已經動身到外國去。他用什麼方法去呢？我不知道！」

海防的一位梅先生把黎先生所不知道的事情告訴給我，他是一家法國輪船公司的舊船員。

我讓梅先生來談吧。

「我不再確切地記憶得清楚了，不過這是從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一三年中間的一段時期裏。我當時是在船上官長的食堂裏工作。我們的輪船在西貢泊岸，以裝載貨物和旅客。

「某一個下午，一位少年走上船來。經過一剎那的遲疑之後，他走上前來向我和我的同伴請求工作。」

「我們對他說，船上沒有空缺，就算有的話，我們也沒有僱用他的權力。

「我們笑起來，因為這位少年有着『知識份子』的態度，不是我們那一類人。我們的一位同伴甚至曾低聲地說：『這樣的一個傢伙能够在船上做什麼工作呢？』」

做的。」

「我不知道爲什麼我會同情他，我對他說：『跟我來吧，我帶你去見船主，他或者會有工作給你做的。』」

「船主問他：『你能够做什麼工作呢？』」

「這位少年回答說：『我能够做任何工作！』」

「——『好，我僱你做廚房的二等什役，你明天早晨來工作吧！』」

「這位少年叫做阿三。」

「因爲我對他會有這小小的幫忙，所以他很親近我。同時，因爲他很聰明，我也很親近他。有很多工作是他完全不懂得做的，我都竭盡所能去幫助他。幸而他肯勇氣和耐性。作爲一個廚房裏的二等什役，他每天應當做的工作如下：

「早晨四時，把船上的大廚房打掃得乾乾淨淨。其次，把爐升起火來。

「做完這些，又去抬很多包煤來，以供應廚房全日的消耗。

「之後，下到糧食庫去拿蔬菜、肉類、魚和冰……等等。這是一種頗爲辛苦的工作，因爲廚房很熱，而糧食庫裏很冷。特別辛苦的是背上肩着一袋冰，當輪船劇烈地左右顛簸的時候，爬上樓梯。

「這項工作做完之後，要服侍法國籍的廚夫頭子。

「然後，檢清蔬菜，洗滌食具和加火。這種工作整天都繼續不停。